

The



人类的故事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著 胡允桓 — 译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中信出版集团



人类的故事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胡允桓 译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的故事 /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 胡允桓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5

书名原文: The Story of Mankind

ISBN 978-7-5086-6680-8

I. ①人… II. ①亨… ②胡… III. ①人类学—通俗读物 ②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Q98-49②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5740号

人类的故事

著 者: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译 者: 胡允桓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46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680-8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言

致汉斯和威廉：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一个引导我读书看画的叔叔，说好要带我去做一次让我永生难忘的考察：要我跟他去鹿特丹的圣劳伦斯老教堂，爬到塔楼的顶上去。

于是，在一个晴好的日子，一位教堂司事用一把像圣彼得¹的钥匙那么大的钥匙，打开了那扇神秘的大门，他说：“等会儿你们回来想出这道门，就拉一下铃。”他吃力地转动生了锈的旧合页门，把我们关进了一个让人体验新奇经历的世界，把我们与外面喧闹的街道一下子隔开了。

我平生第一次面临这种境况：听得见的寂静。我们爬上一段楼梯之后，我对自然现象的有限认识中又添加了一个发现——黑暗原来是可以触知的。一根划亮的火柴为我们照亮了继续向上走的路。我们到了第二层，又到了第三层，就这样一层层走上去，我都数不清了，接着又上了一层，我们眼前突然大亮。这一层与教堂的屋顶一般高，被用作储藏室。多年前城里的好心人摒弃的、象征久远信仰的种种物品都被弃置在这里，上面积着厚厚一层的尘土。对我们的先人曾经意味着生死攸关的东西，在这里都被贬成了废品和垃圾。勤快的老鼠在雕像中间做了窝，始终警觉着的蜘蛛在一位仁慈的圣者伸开的两臂间干起了自己的营生。

我们又登上一层楼，才弄明白这里光亮的来源：装有沉重铁栅栏的巨

1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负责掌管天国的大门。

大窗户敞开着，使这间位于高处的空房间成了上百只鸽子的栖息之地。风穿过铁栅栏吹进来，空气中响彻着莫名的、悦耳的音乐。那是来自我们脚下的城镇的喧嚣，但由于距离的关系而被净化了。载重车辆的隆隆声，马蹄踏地的嗒嗒声，吊车滑轮转动的吱吱声，以及各种各样代替人工劳作的蒸汽机安详的嘶嘶声——这些声响全都混成一片轻柔的窃窃私语，为鸽子微微颤动的咕咕叫声提供了美妙的背景音乐。

楼梯到这里已是终点，接替它的是梯子。我们爬上第一架梯子（那玩意儿又老又滑，让人只敢小心翼翼地用脚试探着往上爬），眼前是一个崭新的更大的奇迹：镇上的大钟。我看到了时间的心房。我听得见快速跳动的秒针那有力的脉搏——1秒——2秒——3秒，直到60秒。这时，随着猛的一声颤音，所有的齿轮似乎都停止了，然而另一分钟又被从永恒中劈了下来。秒针紧接着再次响起——1秒——2秒——3秒……终于，在一声预告性的轰鸣之后，许多齿轮在我们的头上发出巨响，向世界宣告：正午时刻到了。

再往上爬一层就是塔楼顶了。那里有些小巧的钟和它们硕大的姐妹。居中的是一口大钟，我在午夜听到它宣布火灾或水灾时，曾经被震得耳聋心乱。而在孤寂的雄浑之中，那口大钟仿佛在回味过去它与鹿特丹的善良人们同喜共忧的600年岁月。大钟四周悬挂着的那些小家伙，就像旧式药店中整齐地摆放着的蓝瓶子似的。它们每周两次为前来赶集并聆听世事进程的乡下人奏响欢快的旋律。但是在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与其他东西相隔绝的，是一口冰冷又阴沉的黑色洪钟，那便是发布死讯的丧钟。

这时四周又陷入黑暗之中，余下的梯子比我们刚才爬过的还要陡直和危险。我们突然间感受到宽广天地间的新鲜空气，原来我们已经来到了最高的眺望台。我们的头顶上便是蓝天，我们的脚下则是城市——一座小小的玩具似的镇子，人们像蚂蚁似的，匆忙地爬来爬去，每一个人都专注于自身的事务。在乱糟糟的石头建筑之外，是一片碧绿的旷野。

那是我第一次瞥见广袤的世界。

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爬到塔楼顶上去自娱自乐。攀爬是件吃力的事，但仅有的体力消耗得到了充足的回报。

何况，我还深知我会取得什么回报。我会饱览大地和天空，我还会从我那好心肠的守护人朋友嘴里听到故事。他住在眺望台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的一个小棚屋里，负责照看那些钟，他简直就像是它们的父亲，他还负责发出火灾警报。但他也享受那些悠闲的时光，他会点起一只烟斗，冥想着他自己平和的心事。他在学校上学差不多是50年前的事了，而且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他已经在楼顶上度过了许多个春秋，汲取了四周广阔天地的智慧。

他对历史了如指掌，对他来说，历史犹如鲜活的东西。“那儿，”他指着河流的一处弯道说，“那儿，我的孩子，你看到那些树了吗？那儿就是奥兰治亲王¹挖断大坝，放水淹了土地，拯救了莱顿的地方。”有时他会给我讲古老的默兹河的典故，一直说到那条宽阔的大河不再是一个便利的港湾，而变成了一条美妙的大道，以及那条河如何承载德·鲁依特和特隆普²的舰队，开启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航行，他们为了使海洋成为所有人自由航行的地方献身了。

然后就是那些小村庄，簇拥着守护人们的教堂——许多年前，那里一直是庇护他们的圣者的居所。远处，我们能够看到老教堂斜塔。在其高耸的拱顶之下，沉默者威廉³遭到了谋杀，也就在那里，格劳秀斯⁴第一次学

1 奥兰治家族自16世纪起即为统治荷兰的家族，直至今日。历史上有两位奥兰治亲王均称威廉一世，前者在16世纪领导了反抗西班牙的起义，后者于1815年继位，此处似乎指前者。

2 均为17世纪荷兰著名海军将领，后者曾击败强大的西班牙舰队，后来在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时先胜后负，死于海战中。

3 沉默者威廉（1533—1584），1544～1584年在位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领导荷兰反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后被西班牙刺客谋杀。

4 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的法学家和诗人，曾任荷兰省检察长，著有《战争与和平法》，确立了国际法的标准；诗集有《奇迹》《圣诗》等。

会了对拉丁文句式做语法分析。再往远处是又长又矮的豪达大教堂，那里曾经收养过一个孤儿，后来证明他的智慧比起许多皇帝的军队还要更有威力，他就是举世闻名的伊拉斯谟¹。

最后收入眼底的是无垠的大海的银色海岸线，与之相对比的是我们下方的屋顶、烟囱、住宅、花园、医院、学校和铁路，那里就是我们的家园。但这座塔楼展示给我们的是旧家园的新风采。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的街道、市场、工厂，便成了人类能力与意志的最佳体现。而最好的是周围蕴含着辉煌历史的开阔景色，给予了我们新的鼓舞，让我们在回到日常工作时有勇气面对未来的问题。

历史是时间在往昔岁月的无穷领域中筑起的强有力的经验之塔。要想抵达这一古老架构的顶端，得以饱览全景，并非易事。那里没有电梯，但年轻的双脚是强壮的，足以担此重任。

我在这里交给你们这把开门的钥匙。

等你们回来之后，也就会理解我如此激情满怀的理由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 伊拉斯谟（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奥斯定会神父，首次编订附有拉丁文译文的希腊文版《圣经·新约》，名著《愚人颂》为其传世之作。

目 录

- 序 言 *vii*
- 1 搭建人类活动的舞台 1
- 2 我们的始祖 7
- 3 史前的人类 10
- 4 象形文字 13
- 5 尼罗河流域 17
- 6 埃及的故事 21
- 7 美索不达米亚 23
- 8 苏美尔人 25
- 9 摩西 29
- 10 腓尼基人 32
- 11 印欧人 34
- 12 爱琴海 38
- 13 希腊 44
- 14 古希腊的城市 47
- 15 古希腊人的自治政府 50
- 16 古希腊人的生活 53
- 17 古希腊的戏剧 57
- 18 同波斯作战 60
- 19 雅典与斯巴达对敌 67
- 20 亚历山大大帝 69
- 21 小结 71
- 22 罗马和迦太基 73
- 23 罗马的崛起 87
- 24 罗马帝国 91
- 25 拿撒勒的约书亚 100
- 26 罗马的衰亡 105
- 27 教会的兴起 110
- 28 穆罕默德 116

- 29 查理大帝 121
- 30 北欧人 126
- 31 封建制度 131
- 32 骑士制度 134
- 33 教皇与皇帝相争 136
- 34 十字军东征 142
- 35 中世纪的城市 148
- 36 中世纪的自治政府 158
- 37 中世纪的世界 163
- 38 中世纪的贸易 170
- 39 文艺复兴 176
- 40 表现的时代 188
- 41 伟大的发现 194
- 42 佛祖和孔子 209
- 43 宗教改革 218
- 44 宗教战争 227
- 45 英国革命 243
- 46 势力均衡 256
- 47 俄国的崛起 260
- 48 俄国与瑞典之争 266
- 49 普鲁士的崛起 271
- 50 重商主义 274
- 51 美国革命 278
- 52 法国革命 289
- 53 拿破仑 302
- 54 神圣同盟 314
- 55 强大的反动 324
- 56 民族独立 330
- 57 发动机的时代 347
- 58 社会革命 357
- 59 奴隶解放 362
- 60 科学时代 367
- 61 艺术 373
- 62 殖民地扩张和战争 384
- 63 一个新世界 392
- 64 永远如此 400
- 时间线 401

搭建人类活动的舞台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问号的阴影之下。

我们是谁？

我们来自何方？

我们要去往哪里？

我们徐缓而坚忍地把这个问号推得越来越远，推到地平线之外的遥远的界线，我们希望能在那里得到我们的答案。

我们还没有走得很远。

我们依旧所知甚少，不过我们已经到达了那个点：我们得以相当精确地猜测出许多事情。

在本章中，我将根据我们最信得过的理念告诉你们，最初人类的活动舞台是如何搭建起来的。

如果我们用这一长度的线段表示我们星球上动物生命可能存在的时间，下面的短线则表明了人（或多少类人动物）在地球上生活的年代。



人是地球上最后出现的动物，却是率先将其头脑用于征服自然这一目的的物种。这就是我们要研究人类，而不是猫、狗、马或者任何其他动物的理由，尽管那些动物背后各自隐藏着非常有趣的发展历史。

混沌之初，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曾经是——就我们目前所知——一个燃烧着的大球，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中的一小朵烟云。在数百万年的进程中，地球表面逐渐燃烧殆尽，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岩石。在暴雨不停地冲刷下，这些无生命的花岗岩磨损了，石粒和碎土落进了隐藏在氤氲的高耸峭壁间的山谷之中。

太阳终于穿透了云层，看到了这颗小小的星球上的一些小水洼如何汇聚、扩展成东西两半球上的庞大的海洋。

之后的某一天，出现了伟大的奇迹：一片死寂中诞生了生命。

第一个活细胞在海里出现了。

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这种细胞漫无目的地随着水流漂游着。但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它发展出了某种在荒凉的地球上更易于存活的习性。其中的一些细胞乐于待在湖泊池塘的黑暗的深处：它们在山顶上滑下来的泥状沉积物中扎下根，变成了植物。另一些细胞则四处活动，它们长出了像蝎子似的奇特的有节的腿，并且在海底的植物和形似水母的浅绿色物体之间爬行。还有一些覆盖着鳞片的细胞，依靠一种游泳式的运动，游来游去地寻找食物，逐渐繁衍成生存在海洋中的大量鱼类。

与此同时，那些植物数量也大大增加，需要寻找新的栖息之所。海底已经没有更多的容身之地了。它们无奈地离开了海洋，在沼泽和山脚处堆积的泥土中安下新家。海潮一天两次用海水淹没它们。在其余的时间里，那些植物则充分利用它们并不舒适的环境，在包围着地球表面的稀薄空气中尽量存活。经过千百年的磨炼，它们学会了在空气中如同先前在水中那样自在地生存。它们的形体变得高大，成为灌木和树木。终于，它们学会了长出漂亮的花朵，吸引着忙碌的大黄蜂和鸟类，把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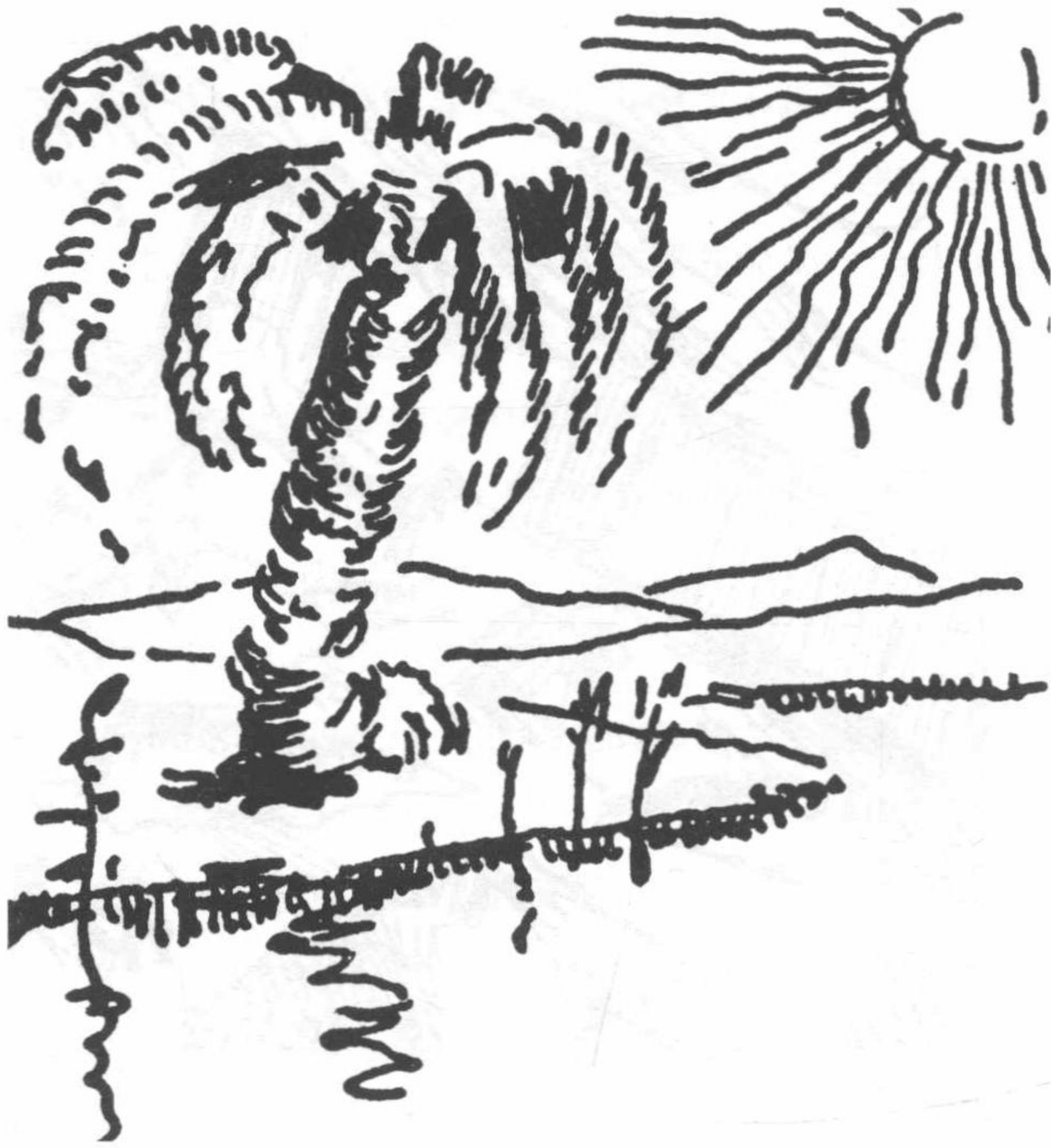


天空不停地下雨

植物的种子带到四面八方，直到整个地球都布满了绿洲，或者大树下面形成了浓荫。

而有些鱼类也开始离开海洋，它们学会了既用鳃又用肺呼吸。我们称之为两栖动物，意思是说，它们能够轻易地在陆地上和在水中生活。从你们脚下的小径上穿过的第一只青蛙，就能告诉你们这种两栖动物双重生存能力的全部乐趣。

这些动物一旦离开水域，就越来越适应陆地上的生活。有些变成了爬行动物（像蜥蜴那样在地面上爬行的动物），与昆虫共享森林中的寂静。



植物脱离了大海

它们在松软的土地上运动得更快，它们的腿部强壮了，体形变大了，最后全球都住满了这些大家伙（生物学手册把它们列在鱼龙、斑龙和雷龙的名下），它们体长达到十几米，若是和大象戏耍，那感觉就如同大猫和它的小猫咪在一起玩一样。

这些爬行动物家族的一些成员开始在高达数十米的树顶上生活。它们不再需要用来走路的腿，却需要在树枝间迅速地移动。于是它们便把一部分皮肤变成一种降落伞式的东西，可以在体侧和前肢的小趾间伸展，之后逐渐在这种薄翼“降落伞”上长出羽毛，尾部则变成了转向装置，得以

在树间飞翔，演变成真正的鸟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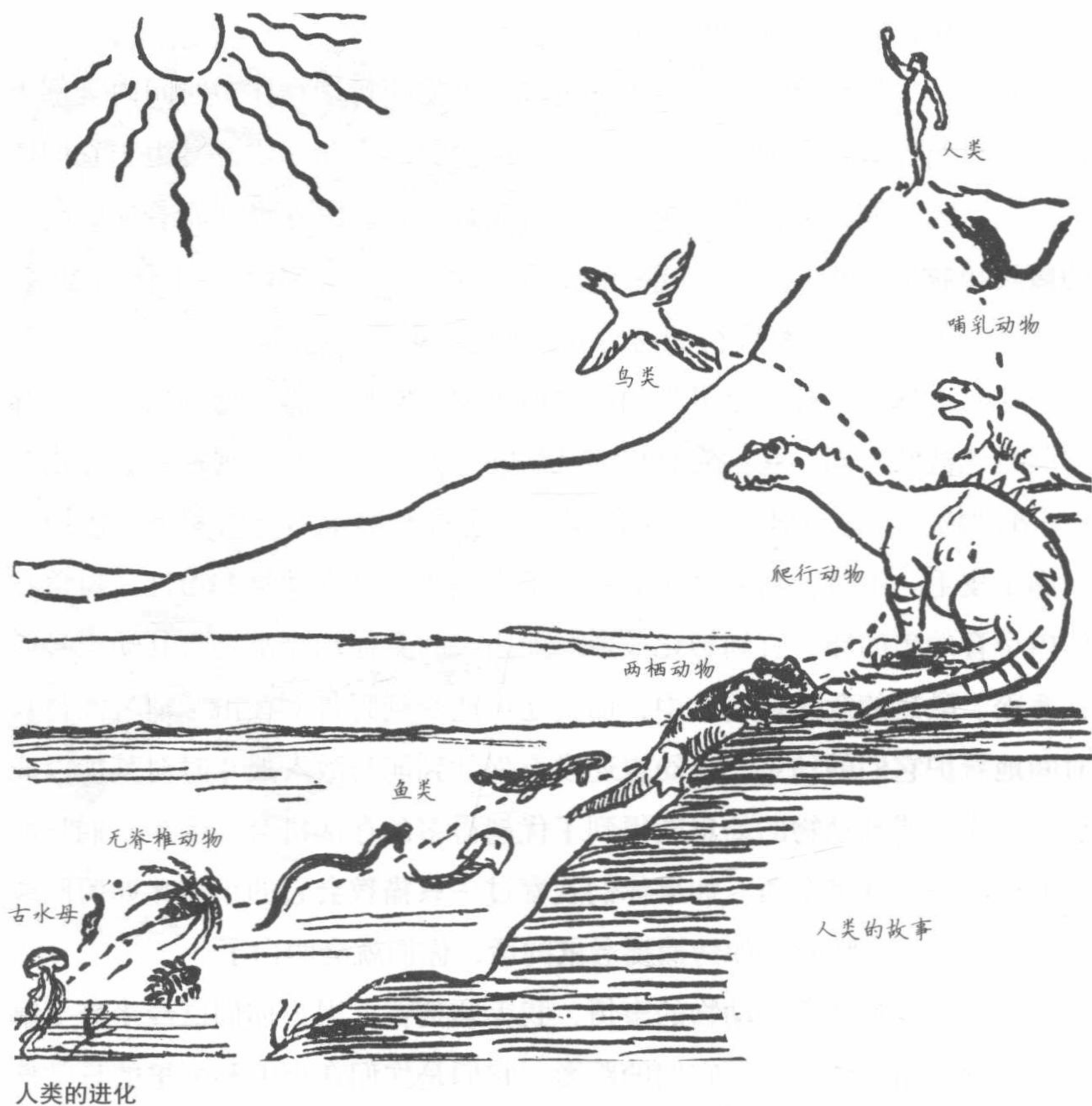
随后，一件奇异的事发生了：这些庞大的爬行动物在短时间内全都灭亡了。我们不清楚原因。或许是由于气候的突然变化；或许是由于它们体形过大，既不能游泳，也不能走路或者爬行，它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高大的蕨类植物和其他树木，却够不到，最后就饿死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长达百万年之久的巨型爬行动物的王国就此结束了。

这时地球开始被完全另类的动物所占据。它们是爬行动物的后代，却与其祖先截然不同，它们靠雌兽的乳房哺育幼崽，因此，现代科学称之为“哺乳动物”。它们褪去了鱼类的鳞片，也没有继承鸟类的羽毛，但周身体长满了皮毛。不过，哺乳动物演变出了大大优于其他动物的习性。雌兽在体内孕育幼兽的卵，直到孵化成形，而当时的其他动物都是将其幼崽暴露在寒冷、酷热的危险环境之中，而且还可能受到野兽的袭击。哺乳动物长时间地看护它们的幼崽，在幼崽还没有强壮到能与敌人战斗时对其加以庇护。这样，哺乳动物的幼崽就得到了优越得多的存活机会，因为它们从雌兽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如果你们观察过一只猫教会它的小猫咪如何照顾自己、如何自己洗脸、如何捕捉老鼠的话，你们就会明白了。

不过，有关哺乳类动物的事情，我无须赘言，因为你们已经十分了解了。你们的周围随处可见它们的踪影。它们是你们在街上和家里的日常伙伴，而且你们还可以在动物园的栏杆后面看到那些你们不太熟悉的哺乳动物的远亲。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条岔路口：人类突然摆脱了那种浑浑噩噩、生死往复的无休止的进程，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智来把握自己的命运。

有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似乎在寻找食物和搭建住所的能力上超出了其余的动物。它们学会了用上肢抓住猎物，经过实践，便演变成了像手一样的爪。经过无数次尝试，它们学会了用后腿平衡全身。（这种动作很难，尽管人类已经直立行走了上百万年，但每个儿童还得从头学起。）



这种动物半猿半猴，但比猿或猴都要优越，成为最成功的捕猎者，能够在各种地方生存。为了安全起见，它们通常集体行动。它们还学会了用奇怪的声音警告幼崽有危险临近，而经过数百万年之后，它们开始使用这种喉咙发出的声音达到交流的目的。

尽管让你们难以置信，这种动物却是最早的“类人”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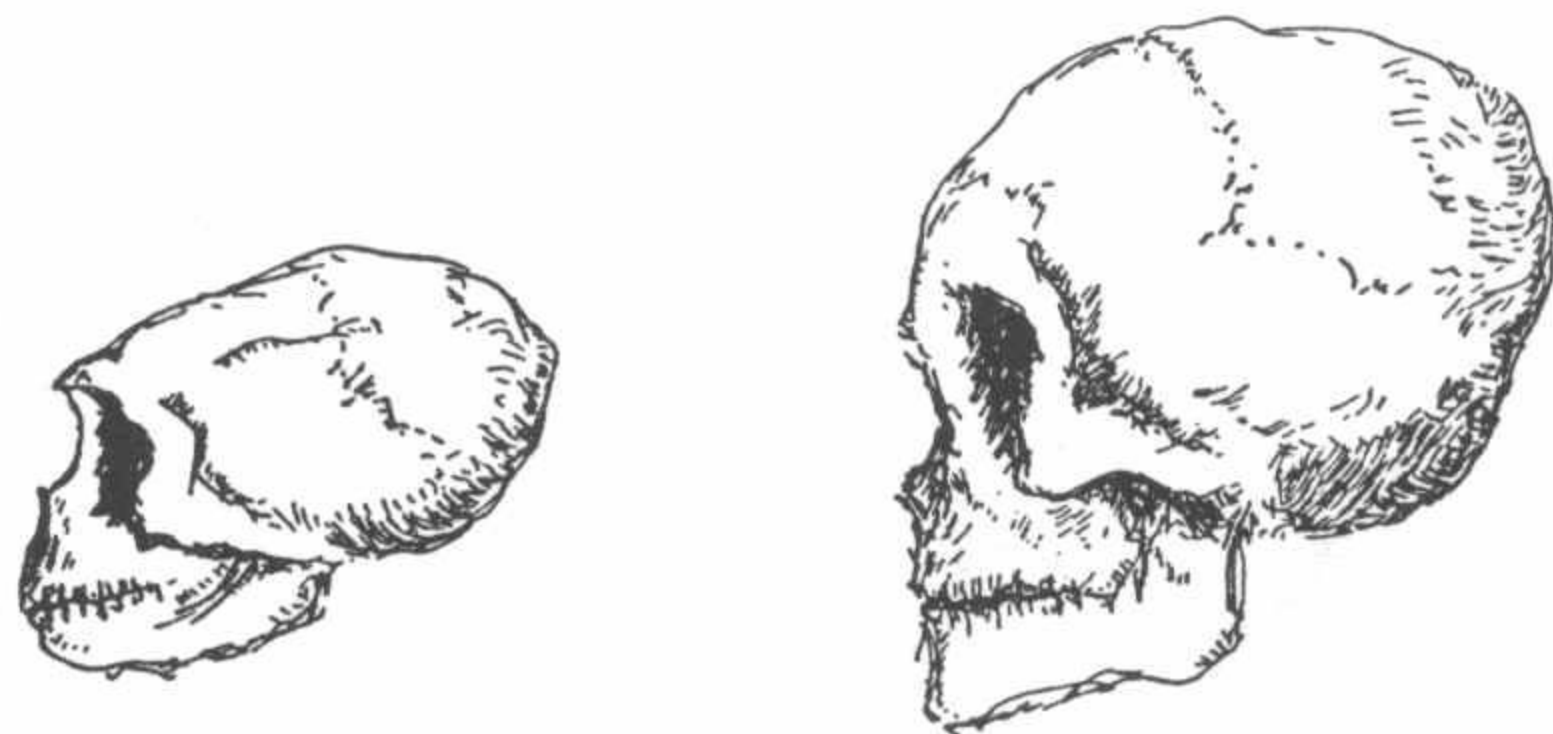
我们的始祖

我们对最初的“真正”的人所知甚少。我们从未见过他们的形象。在远古地层的最深处，我们有时会发现他们的残骸。这些残骸埋在早已从地面上消失的其他动物的碎骨中间。人类学家（致力于将人类视为动物一员的研究学者）找到这些骨骼，能够相当精确地复原我们最早的祖先。

人类最遥远的祖先是十分丑陋、缺少魅力的哺乳动物。他们身材矮小，比如今的人类要小很多。烈日的曝晒和寒风的吹打使他们的皮肤呈深棕色。他们的头部、躯干的大部分和四肢都长满了粗而长的毛发。他们的手指细长有力，有点像猿猴的爪子。他们的前额低矮，下颚如同野兽，牙齿具备刀叉的功用。他们不穿衣服。除了隆隆作响的火山喷出的火焰，他们没见过火，火山一爆发，地面上便充满烟雾和岩浆。

他们住在潮湿阴暗的浩瀚森林之中，如同今日非洲的俾格米人。当他们感到饥饿难忍时，就用植物的叶和根果腹，或者取走愤怒的鸟类的蛋喂养自己的儿女。他们偶尔会在长时间的耐心追逐之后捕捉到一只麻雀、一条小野狗或者一只野兔。他们把这些动物一概生吞活剥，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熟肉的味道更美。

白天，这种原始人四处觅食。夜幕降临之后，他们就把妻儿藏进树洞或巨石背后，因为他们的周围到处都有猛兽，黑夜之中，这些野兽便出动为同伴和幼兽寻找食物，而人类正是它们的美食。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人类头骨的进化

界，由于充满了恐惧与灾难，生活毫无乐趣可言。

夏季，人们曝晒在烈日之下；冬天，他们的孩子则会在他们的怀中冻死。他们受伤之后（捕猎中总会折断骨头或扭伤脚踝），得不到照顾，便会悲惨地死去。

如同动物园中许多动物的奇特吼叫一样，早期的人类也喜欢叽叽喳喳地出声。就是说，他们没完没了地重复同样的没有含义的模糊发音，因为听着自己的声音很高兴。就这样，他们学会了在危险临近时用这种喉音警告同伴，他们发出某种短促的尖叫，表示“有一只老虎！”或者“来了五头大象！”随后别人回复他以咕啾声，意思是“我看见了”，或者“咱们跑开，躲起来吧”。这或许就是一切语言的开始。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对这些最初的情况了解极少。早期的人类没有工具，也不给自己盖房。他们生生死死，除了几块锁骨或头盖骨，没有留下任何生存的痕迹。这些碎骨告诉我们，在数千年之前，地球上居住着某种和其他动物十分不同的哺乳动物——他们可能进化于另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猿类，他们学会了用下肢走路，用前爪当手——他们极可能与恰好是我们直系祖先的那些动物有关。

我们所知甚少，余下的是一片混沌。